

中國近現代女性
學術叢刊續編捌

綫裝書局

主 编 孙晓梅
第二十九册

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（八）

线装书局



目次

第二十九册

母亲们和年青的子弟兵

樊宇编 一九四六年二月 一

时代妇女

广东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编审室编

一九四六年三月 二五

青年与妇女

上海青年与妇女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四六年四月 二三五

樊宇编

母亲们和年青的子弟兵

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

晋察冀边区群众艺术馆

母亲的味道五首四行集

张子影

第七種讀來

——母親的——

英雄的子孫



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出版

一九四六年二月

★.....★

羣衆讀物之七

母親們和

青年子弟兵

編者 樊 宇

★.....★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二 月

定價

圓

編輯

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編審委員會

出版

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

發行

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

印刷者

新華哈爾濱報社

通訊處

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

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

八路军，這一支人民的軍隊，爲什麼越打越多，越來越鞏固的，他們能夠受辛苦，流血汗，守紀律！有一個原因是這千百萬年青的子弟兵，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，是勞動人民最優秀的子弟，人民愛他們，母親們愛他們，子弟兵的嘴裡你可以聽見他們不斷的說着，唱着他們的「母親們」的故事。

「子弟兵的母親」戎冠秀

快過正月十五了，區裡忽然派車人送來了個信，說是邊區要請老會長去開會——叫「羣英會」。一羣婦女，年老的、年青的、年小的，還有準備過十五開娛樂打霸王鞭的小娃子們都來了，擠了一炕一地一院子。「老會長可早回來呀！」「老會長春耕要等你回來佈置呀！」「老會長你走了婦女段校可怎麼辦呀！」「老會長十五回來看看咱童子軍鬧娛樂呀！」……亂嘈嘈的七嘴八舌，話全在一攢說了，老會長看看這個，摸摸那個，也不知道聽誰的好。

老會長約摸着這一去得八九十來天功夫，晚上婦救會就開了個會把這幾天的工作佈置了佈置，第二天天剛亮就喝了點米湯揣上八個乾糧騎上小毛驢趕路了。

羣英會開了五天，會上請老會長講了話，報告了如的英雄事蹟，他可是不好意思的說「這可是算不了什麼呢，子弟兵在前方打仗，老百姓要不幫助軍隊，軍隊怎能打勝仗呢？」軍區邊區的首長們請她吃飯，給她敬酒，劇團把她編了個戲，他的像片登在畫報

上，她帶着大紅花走進幾萬人的會場上，持槍的士兵向她們致敬，大家像打雷一樣的歌頌她。

老會長是誰呢？她是一個老農夫，在革命戰爭中當了六年婦女會主任，這年四十八歲了，身子骨不怎麼硬朗，手上長了老繭，可是工作起來不是一般的勤快，下鄉去慰問婦女，有什麼困難都去找「老會長」，風裡雨裡我冠秀也願意多給婦女們解決困難。可是這年，她覺得婦女會員們也有困難了，大秋完了，她下了地回來就覺得這個困難，因為這年秋收，一場霜婦女們說：「糧食熟，要一畝米砂子都檢掉，多鑿兩遍，軍隊在前台打仗，我們上咱們在家裡方便，不定打什麼了，找不着瓢，顧不着淘；找不到鍋，煮飯不方便，就把米倒在鍋裡了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幫那孩子多的，光景困難的一塊煮起飯子來。

就這樣，白天打場，晚上煮飯，到半夜還給婦女做會工作，軍鞋做得不好，上民校婦女多不多？把老會長累病了，她睡在床上，上邊在燈底下給鞋底的小女兒說：「人家子弟兵，正天翻梁爬坡，赤着腳怎麼能打仗？子弟兵穿鞋不比在家裡方便，穿一對是一對，可不能做壞鞋，子弟兵跟咱們的子弟兵一樣，咱們給孩子兄弟做鞋，結結實實，給子弟兵做也要那樣。」她說着就擡起又酸又軟的身子跟她女兒一塊上幫。

也正是地裡活場裡滿的時候，鬼子來一掃蕩，鬼子來了或冠秀領着婦女跑往大山裡去，晚上回來推碾拉磨，給戰士們做飯。隊伍這天半后輪在溝口打了個勝仗，月亮

上來兒子才退了。我冠秀正在擔架上，架了一付担架，她趕緊丟下藤椅子，看顧傷兵去了。傷兵靜靜的躺在担架上，仰面朝天，閉着眼睛，身上雖是紅紅的血，看不見衣袋的布色。頭上有六七處傷痕，叫他也不醒，不會說話，也不哼唧，一雙腳板在担架邊邊上垂着，襪子和鞋丟了，凍得黑黑的。我冠秀把那隻腳移到担架裡，用被子蓋着，摸摸鼻孔，剛出一點氣，我冠秀心裡明白，他一定和兒子錯過刺刀的！

站長來了說「傷這樣重，不能離開，這是那一部份？趕緊轉移。」抬担架的民兵說：「不知道，護送的帶着兩付担架走了小道，我們只知道担到這裡。」

怎麼等，護送的人也不來。天黑了，我冠秀整天打游魂，爬大梁，兩天兩夜沒合眼，站着就能睡着了，可是她老放不下心。每次到站上去，傷兵仍舊在那裡躺着。她急了，找站長去，站長說：「人們都睡了，誰都累得睜不開眼了，」可不是，要是希利希地找個衛隊員，他也睡了，不等於沒照顧嗎？——就說：「站長我來照顧他吧，你給我找個伴，給我點點燈……」

站長找了生生子媳婦伴，「同志！同志！」我冠秀低聲的叫，傷員直挺挺躺着，就睡了一點氣了。

生生子媳婦來半碗開水，我冠秀嚐嚐，太燙，她輕輕的吹下會，再嚐。溫和了，就慢慢的撥開傷員的嘴唇，潤着他，太都順着嘴角流出來，她又把他腦袋扶正了再灌，水流進喉嚨，有微微的「孤都，孤都」的聲響，生生子媳婦也聽着了，她們留下就高興

4

起來，把小半盞水喂完了，戎冠秀光等着要這個傷員說話，就低聲問道「你還喝嗎？」盞光照着，只見嘴唇稍微一動，仍靜靜的躺着。

她又灌他一盞溫開水，一盞豆漿，嘴唇稍微能張了。「你還喝不喝？」「喝！」又給他燒了盞開水，又是溫和了，才讓他喝。這回把他上身慢慢的扶起來，盞沿碰着牙齒，就骨碌碌一口喝乾了。戎冠秀扶着他的身子，問他：「你還喝不？」「我就是想喝水，想——喝！」戎冠秀聽見他會說話，就忘了疲累了，忙問他：「你是那一部份？」傷兵低聲喘息一樣的答道：「×團一連」，「在那裡打着你？」「柏葉溝」，「打了幾天？」傷兵又慢慢的答道：「十一天了，我四天不吃了，心乾，喝……」又給他燒了一盞水，遞給他喝，又喂他一點豆腐腦兒。問他：「還想喝是還想吃？」傷兵搖搖頭說：「不啦！」就很安靜的睡去了。

戎冠秀聽說他四五天沒吃飯，光喝幾盞稀湯湯，止不了飢，就忙把摻撥的幾兩面做成軟軟的面片，叫生牛子媳婦點上燈，又來看望這個傷兵，輕輕的搖醒他：「同志！你吃盞面片不？」他說：「吃」就喂他吃了。又問：「同志！你吃塊玉蕊餅子不？」他點點頭：「好老鄉，就是想吃塊餅子。」「你吃我給你拿去，剛在爐火上烤的熱熱的，可是你不能全吃掉，吃半塊，丟半塊，要不你餓壞了，吃太飽不好受！」

戎冠秀同志整整忙了一宿，像照顧自己兒子一樣，把重傷的子弟兵，救得能說話了，天快亮了，院裡露着青光，安頓傷兵安心在炕上睡下了以後，才到廚房自己家裡休息。

壓下，震門外有人喊著：

「老會長，老會長，你那個傷兵下了地了！」

戎冠秀急忙跑出來，看見傷兵顛巍巍的站在炕沿，生怕他倒下去，趕快扶著他：「同志，你可不要下來，你好好的躺著，有事我來做。」

她看見這個傷員光著腳板在地下踩著，就回到自己家裡，找棉花套，找不著，把她閨女的衣襟撕下一大塊棉花，把傷員的腳輕輕的裹上，怕早晨冷，把自己的棉被給他蓋了，又要去端一盆火，傷員同志說：「不用，怕火烤著，傷口裂了，」她抱歉似的說：「哦，我可不知道，那就別拿火了」。

戎冠秀沒想到今早吃什麼，却先想到傷員今早該吃什麼了，她去問傷員，傷員說吃小米，她想應該給作點稠的，作稀的多喝了尿尿，他傷重不好動彈，作成稠的，傷員吃了兩口就放下盤，戎冠秀站在一旁發怔了，滿心眼想他今天會多吃幾盤，怎麼才吃兩口就不吃了，她不放心的又問：「給你盛點稀的，你喝不？」「喝！」她端了一盤棒子糊糊，傷員自己端著喝，一連喝了三盤，她高興了，想吃個餅子，又烤了一個，讓他細嚼著。

一會担架來了，戎冠秀把地上乾草都鋪上，鋪得厚厚的，把被子折了也鋪上，扶著他躺在担架上，他的衣扣帶都鬆了，戎冠秀都給扎上，讓他安安全全躺在担架上，還再三囑咐：「你要是到了醫院，或是聽見押彩的，叫他們給你換一條褲，你的褲子都染

6

添了血丁。」

傷員用棉襪擦着滾滾的眼淚：「好老人呵！好老人呵！我什麼時候也忘不了你的好處呀！」戎冠秀說：「愛護傷員是我們的責任，這不是一家人的事，用不着結盟，你下次過我這個下盤松村，千萬可要到我這裡坐坐，有你吃的，也有你喝的，我叫戎冠秀，編號會主任，你要記不得我的名字，就問老會長的家在那裡就找到我啦！」

羣英會上各位英雄和邊區的首長都含着淚花聽完了她的報告，把母愛從自己的兒子擴大到每一個子弟兵的身上了。

開完了羣英會，戎冠秀忙忙碌碌的想回去。那天早晨軍區政治部朱代主任扶她上了軍區送給她的大轎子，直屬隊子弟兵全副武裝排隊歡送。一子弟兵的母親「那面大紅旗飄在前面，子弟兵們行着禮愛的軍禮，看她迎着剛出山紅紅的太陽回去了。」

（本文參考「畫報」會吏，政江同志的報導）

在保衛自己的土地的戰鬥裡，許多媽媽知道了把自己兒子的生命已經獻給了祖國，但是馬上就擦乾了眼淚去幫助子弟兵去進行戰鬥，這些子弟兵也就在最殘酷的戰鬥裡，給那些獻出了兒子生命的媽媽們報了仇。

你等着，咱們給你報仇！

張文英今年六十四歲了，她說自己是個「山泉水」，也的確是，泉水不區蘆葦管說，是個老山溝，山大村小，一天只見半天日頭，一眼看不見山尖，是嶺巒的山梁，亂石溝裡儘是與豹子。張文英就是這山溝又險的山溝裏的受苦人，她說自己一輩子啦，就是個瞎受苦，上山放羊羔、打柴、下地鋤苗、拔草，沒有不幹的「件兒」（活兒）。張文英就是愛她這塊窮山，只長玉蜀黍，山溝裏的坡坡子地，也愛在這苦地受苦的人。從八路軍來了以後，在山裏生了根，更愛這窮人得了身又跟人民一塊保衛了這塊土地的子弟兵。

張文英的老輩子也是個窮苦人，張文英的奶奶給回滿堂的一個做活的了，她爹就剩下一個閨女，所以是閨女也當小子養活，張文英的爹無冬無夏的跟着西大道往阜平城去學腳，夏天叫水，冬天學水，着了火，一氣吹滅，走十里八里就歇了，來到的小毛驢就讓三歲的張文英趕了，小毛驢還個小毛驢高，天不亮就趕上頭前跑走六十里地趕到阜平城，夜裏帶着星星月亮往回趕，碰上颶風下雨，小心最害怕不敢跑，不

敢宿在半路。爹、閨女，星星一亮的時候爹就坐在村邊上等了，聽見驢蹄子響，就歡天喜地的叫着：「小英子回來了？」馬上就聽見：「回來了，爹！」聲音裡帶着六十里路的担驚受怕，進了屋就把脚錢數給了爹，吃了飯就睡了，第二天爹又把她送走。

大了，嫁給老白還是窮受苦，直到八路軍來了，才有了二十五畝地，一半是自己的，一牯牛一個驢，一年打十七石糧食，千數斤山藥，年頭好也夠「捫淺」的了。

四個兒子，老人在八路軍一來鬧減租帶了頭，參加了工作，到去年上了阜平常幹部，二兒子也上了五台，不知道怎麼讓鬼子捉去，犧牲了。三兒子在村裏擔任了個主要工作，也幹不了什麼活，只有四兒子養種這二十幾畝地，張文英自己每天打柴拾糞。她那丈夫一忙了就抱怨：「老了老了，七十一了，還得受苦，二小子死了，大小子在外，三小子還是半脫離，我到死那天也舒心不了啦！」「這咱不是打日本哪！要不是八路軍你也睡不上個熱炕頭，後方的工作都不做怎麼辦哪？這時候你看，誰是盡享福的：還不知道是咱！」她連勸帶批評的把老頭子頂上糞筐又去拾糞了。

張文英疼兒子，知道兒子在外頭工作沒有在家裡自在，看見八路軍——他們也是莊戶人，也就憐惜他們，他們爲着老百姓打仗受了苦了，還睡涼炕吃不上個暖和飯，所以一有隊伍來了，她就張羅着洗衣裳，作菜，山溝子裏糧食少，豆角子，北瓜當飯吃，隊伍拿錢也買不上菜，就弄點根大菜抓上一把鹽煮一大鍋湯，張文英就領着上士到自已地裏去摘，連秤也不用秤——地邊上點的豆角子，還用給錢哪，吃罷。——她做好了菜就給這

個燈一盞，那個燈一盞，隊伍走了，他抓住同志們往這荷包裡塞兩個菜，那個荷包裡塞一把核桃。同志們都說：「老奶奶，可不能。」就急了：「連長要批評你們，你們說我自願給你們吃的，不算犯紀律。」趕上隊伍從村裡過，冬天裏還有少鞋沒襪的，她就叫自己小子脫下來給同志們穿：「人家」天在外受辛苦，就是爲的咱啊！」

在二軍署看犯人的李濟琛從村裏過，住了三四天，剛走留下菜金糧票，她說：「娘罵我收下，你帶回去也要受批評，吃幾頓飯也吃不窮我，你們也困難，菜金我不要，你帶着零花吧！」後來李濟琛不願意幹就開了小差，又從蘆家營過，偏張文英快點作飯，吃了我就走，張文英看他慌慌張張不和每回一樣，盤問來盤問去知道了是怎麼回事，就跟他說：「你不到我這，我是沒法，到了我這裡，我就不能讓你走，你再往西走也是讓鬼子擋住了。」就馬上給他做鞋做襪，叫三小子把自己的鋼筆墨水瓶送給他，一塊跟他上區基幹隊裡去，後來李濟琛到三十團當了排長，時不時的還打信回來問候她。

四一年趙連長帶着五六個病號住在她家，都生着「血汗病」，一發燒就燒好幾天，順鼻子流血，發起來就爹呀，娘呀的叫喚，張文英跟她小女兒就給他們端屎舀子，尿壺子，洗腳衣裳，燒水，到十幾里外去找白麵，黑下白日的在炕邊上看着他們，住了十幾天這些同志們都好了，剛走大家商議着怎樣補報這位老人家，給她錢吧。她一定不要，也不像回事，再說也沒錢，跟她說一陣子好的，就是說出個天來也報答不了人家一點，大事幹了一陣愁。要走了，張文英給他們打背包，一個戰士因爲張文英的小女兒喜愛他

10

鏡子，常常找他來照去。就把個鏡子送給了她。張文英這大夥出了大門了，大夥心裏難受，也說不上句話來，在門上擱了一大盆子，後來就速長忍不住掉了淚：「老太太，我們實在沒法補報你！」大夥跪在地下，一齊磕了個頭，叫了聲「乾娘」，才走了！

還有一個戰士沒好，張文英看他心裏發急，就拍着他說：「你別急，我照扶你，碰上了事咱倆一塊死，活咱倆一塊活，有我就有你！」

果，反「掃蕩」來了，張文英家裏的糧食傢俱還沒堅壁，就先催着老頭子先把蒸好的糲糧，小鍋搬到山上去，信緊了，才叫她三小子：「着同志上山，尖子的崖堂裡躲着。」

咱們的隊伍從幾十里開外就頂上來了，飯也沒吃就圍着大雪爬上了這家營村後邊的大山，張文英聽，隊伍還沒吃飯就又扔下與堅壁的糧食和着燒水做飯，飯熟了叫四小子担着担子往山上送，囑咐着：「這回該受點苦了，隊伍比咱們更苦，大風大雪，還爬在山頭上打着鬼子不讓進咱們村，快去快回，還得往上送呢！」四小子連答應也來不及，急急忙忙就挑着飯往山上送。

機關槍響了多半後晌，天快黑了，她早又做熟了一鍋飯，槍響，這營寨，四小子還不同來，張文英想着這回可別出事，就披上羊皮換出了村，雪都沒了跡蓋，順着放羊的道往山上走，走遍了北面一個坡，天大黑了，也看不見一個人，再往上爬看見核桃樹邊